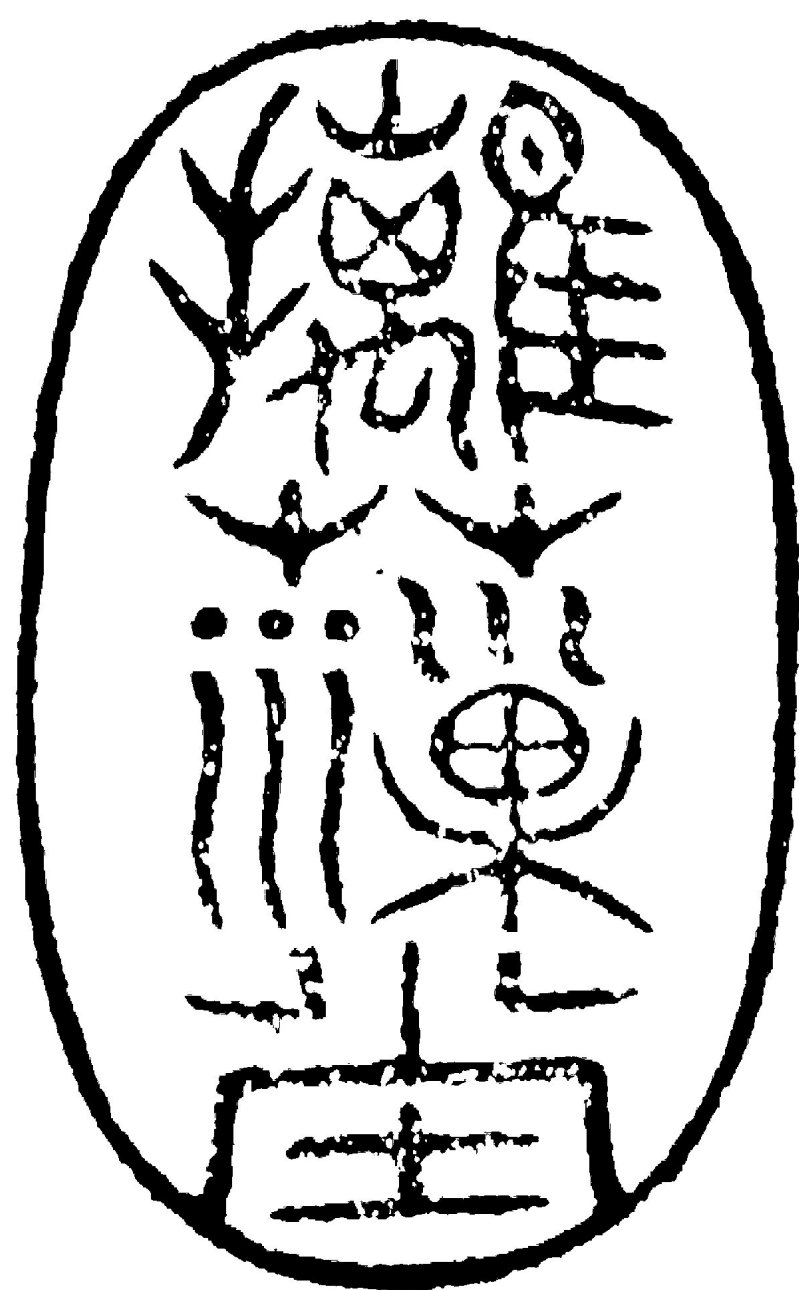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
藻
堂
印

四庫全書薈要

集
第一
三
一
冊
部
總
集
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呂祖謙編

卷六十二至卷一百二十五

四七八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四
二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蔡京

陳 瓘

臣聞畫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二

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固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惇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殉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

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籍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墳簞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

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携劍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杜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

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已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

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

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曾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餒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

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

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連遭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

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人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廼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

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

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

兒戲陛下皆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

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使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二

八

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相道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訥懼以至眚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

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為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踈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聞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之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廬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二

九

卒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
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煎何
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人之大倫也有
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簣之和有友于
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
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
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怙

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
復泯矣思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
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闇
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
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
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按牘蕪楚之下何
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
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

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
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
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
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
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
之疾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
於太廟乎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
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纁
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
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聞已過則心塞而禍萌
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
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
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

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摘隱挾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

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詳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

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母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解

崔鷗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解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

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徂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

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臣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解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

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解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解所上章並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澥

崔鵬

臣鵬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為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

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

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遠人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不肖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遺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

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六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表

進刑統表

實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涼而敝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如銜勒之持逸駕猶郭郭之域群居有國有家其來尚矣伏惟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三

一

陛下寶圖攸屬駿命是膺象日之明流祥光於有截繼天而王垂洪覆於無疆乃聖乃神克明克類河圖八卦惟上德以潛符洛書九章諒至仁而默感哀矜在念欽恤為懷網欲自密而疎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啓刑書俾自我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寬簡使率土以遵行國有常科吏無敢侮伏以刑統前朝創始群彥規為貫彼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茲新造發揮愈合於執中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柱國臣

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朝議大夫大理寺柱國臣張希遜等恭承制旨同鑒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人馮叔向等俱效檢尋庶無遺漏夙宵不怠綴補俄成舊二十一卷今并目錄增為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今悉備文削出式令宣勅一百九條別編或歸本卷又編入後來制勅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錄出一部律內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名列後字稍難識者音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者并列具別條者悉注引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總三十二條其格令宣勅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勅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非干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勅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三

二

大周刊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值文明謬參憲法金科奧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寄將塵睿覽唯俟嚴誅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已戴恩既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跡誤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入叨內署既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虞終無

補報所宜遠貶以肅具寮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念遭逢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還粉署之資委以專城置于近地汭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為萬足然而翰林學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呂蒙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選不為不精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尚或驚駭微臣豈不憂惶且臣在內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

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駁司勾當公事與宋湜呂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於利害知無不為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經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屋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尚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唱切恐貴僧出入中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為顧揖自左右正言已上謂之供奉官街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蓋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者也况臣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即不是臣之氣勢因茲謝表敢達危誠况臣粗有操修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嫉於回邪位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惟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節則孤寒幸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今則隋岸千里堯天九

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尚期於死所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塞囂訟之民束縛憐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况當求理之朝必為無害之政伏念臣叨司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三

五

帝詔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舍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眾則眾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

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飢或出如簧未令

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况臣孤貧無援文雅修

身不省附麗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

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愠於群

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

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

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辨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

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敗芝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六十三

六

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宸不勝涕洟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毳幕稽誅鑒與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氓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兇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漠無邊沙塵雜處敢因膠折之候

輒為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名王之
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
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纘仇方
未靖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斬匈奴
之將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
千里之地盡入提封搶攘之衆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
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
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
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
舞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纘之仁更均於列校光生郡
邸喜動轅門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
元符恭臨大寶惠務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鳥獸氄
毛俯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錫予之恩在渙汗之
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

詔之六條方深祇畏分齊官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
於纖華純綿加於麗密璽書下降竊窺雲漢之文驛騎
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
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百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
獨懼濡鵜之刺仰瞻宸極唯誓糜捐

汝州謝上表

楊億

沉痾初釋寵寄存臻祇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郡閭獲
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卑弱特稟方
愚以童刻之微能際帝國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
屬以克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
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摩厲徒益空踈俄踐內庭
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
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興妖
致冥頑之坐邁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
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最爾之軀茫然
去職羈孤至甚毀嫉居多噴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